

秋思

聊城 安格

午夜蟋蟀的歌唱，惹得露水悄悄爬上秋草的叶梢。住在17楼，高处不胜寒，我裹紧毯子，感受着悄然而至的秋天。古城此刻的秋，弥漫着东昌湖水氤氲的味道、葫芦们聚会的味道，还有田野庄稼丰收的味道。那天边渐圆的月，把我的思绪扯了又扯，扯成韧劲十足的丝线，试图拴住我涌动的心潮……

外侄在成都读大学，暑假回来，聊的大多是天府之国的美食、风物，除了宽窄巷子、武侯祠、杜甫草堂，还谈到名噪南北、游人如织的春熙路。他不知道东昌府老城的东门上就曾刻有“春熙”二字。京杭大运河的漕运，让东关街南的崇武驿大码头舳舻相接、帆樯如林。清朝康熙皇帝曾驻足观光，老百姓熙来攘往，好不繁华热闹！山陕会馆里的戏台上，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；羊使君街、米市街的青石路上，贩夫走卒的吆喝声、骡马的嘶鸣声不绝于耳；刚出锅的糖醋鱼和着运河菜的醇香，叫人垂涎……

透过高楼窗外，依稀看到古城的轮廓。绚丽的灯带、重檐歇山与月夜的底色，俨然把古城勾勒成凤凰的模样。闲暇时，曾游过几次古城。和哥嫂游古城，散步、套圈、品美食；偕妻女逛古城，往往是走着走着，她们就被迫随我到可心书店里淘旧书；和三五好友去古城，大多是找个地道的馆子，小酌怡情，谈天说地。最怕在古城独处，默然不语的时候，浓重的历史人文情怀就会侵袭而来，从夏商时代“忽复乘舟梦日边”的伊尹，到战国射书救聊城的鲁仲连，到才高八斗的曹子建，到吟咏《子夜秋歌》的

于慎行，到热衷藏书的杨氏父子，到抗日殉国的范筑先……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、清爽气、书卷气和英豪气，似阵阵秋雨拂心，洗濯着人间烟火的俗气。

这让我想起皖南一位叫朱升的学者。朱元璋征求朱升对他平定天下战略方针的意见，朱升说：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”托“高筑墙”3个字的福，东昌府的城墙、光岳楼，连同北京、南京、西安等地的城墙、鼓楼，顺势而起。曾让女儿拍过我光岳楼的合影，也曾和风和日丽的早晨去寻“东昌八景”之一的“光岳晓晴”，也曾泛舟胭脂湖，多角度欣赏古城，无非是想在心底镌刻下那历经600多年风雨的情影，留住一份对历史的缅怀和敬畏。

经营文化传媒事业的君哥，常常自嘲“生非文化人，却干了文化的事儿”。他拍摄、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聊城文化史料，近年来尤其喜欢拍摄微电影和非遗视频。我每每和他聊起来，常抱有遗憾。怨我孤陋寡闻，说起关于聊城的影视作品，唯独想起一部叫《天道》的电视剧，剧中二十一孔桥（西关桥）的夜景画面，灯火阑珊，水波荡漾，美不可言。聊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，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《左传》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等文献多有记载，唯独缺少一部惊世作品，来让这颗明珠火遍全网。

秋夜微风，月影婆娑，浮光跃金，凤凰城在水中摇曳，湖中“碧莲鱼跃开仍合，青荇风牵去复还”。又忆去年此时此刻，镜明湖畔，共赏圆月，把酒临窗，吟风弄月，偶抒闲情……

枕着秋雨入眠

东阿 张忠玉

当秋风吹散了昨日的热意，秋雨也悄然而至。窗外雨棚上，“吧嗒，吧嗒”的声音告诉我落雨了。清晨，透过窗户向外望，一切似刚洗过一般，让我不忍心去打扰这份宁静。

在徐州出差，赶着不忙，我便来到云龙湖边游玩。此刻，天地间唯有丝丝缕缕的秋雨，牵牵念念，绵绵不已。间或，有一两片落叶随风掠过，无来由地，便染上一声叹息，坠落。薄雾弥漫在湖边，湖面被秋雨丝织成的细纱隔着，迷蒙一片，湖水渐涨，有些无奈的浑黄。听着秋雨滴在树叶上的声音，感觉此刻的我接近某种真实，开始在雨中深呼吸。感受秋雨中独有的清新，也让这略带凉意的秋雨洗净自己烦躁、负重的心境。忽然，我感觉到一股异样的气息溜进肺部，一抹淡淡的幽香刺激着我的嗅觉细胞，使我为之一振。我惊喜地抬头向云龙山望去，只见杜鹃花在细雨中静静地伫立绽放，漫山遍野。

秋雨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它弥漫成一种情调，浸润成一种氛围，镌刻成一种记忆。我在夜雨中专心攻读，身心会超常地熨帖；在夜雨中思念友人，

会立即拿起笔写信；在夜雨中挑灯作文，文字也会变得蕴藉。确实，雨是神奇的，“滴答、滴答”的声音很清脆，如同滴在我心中一样，泛起无数小小的涟漪，思绪开始飘荡在雨中。于是，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往宾馆赶，想写写这美丽的秋雨。

秋雨一直淋漓地从上午飘洒到黄昏，如此缠绵。房间里很静，只有我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淅沥的雨声如同一段轻柔舒缓的乐曲，一坐在电脑前就习惯听祖海的那首《为了谁》的我，此刻竟忘了点击播放。索性泡一杯清茶捧在手中，隔着淡蓝色的窗纱，悠悠地品茶，静静地听雨，漫想往事。茶的清香沁入心扉，慢慢地牵出悠长的思绪。写着写着，再回头，窗外暗淡一片。哦，不知不觉，夜已悄无声息地来了。恍惚中，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”这句诗无来由地扰乱了我的思绪，一丝淡淡的、莫名的感伤开始蔓延……多亏了她的短信，一个接一个地问我往返的行程，让我感受到丝丝暖意。滚滚红尘中滋生的一切市侩纷争，也如烟尘般消散。

今夜我将枕着秋雨入眠。

小说 连载 (30)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聊城 武俊岭

谢榛说，只要论诗高兴，一夜无眠没有什么。

信使说，还有喝酒，王爷的酒量不小。

谢榛说，我不怕喝酒！

闲言少叙。不一日，太阳离地面30多米高的时候，谢榛一行来到安阳城北。望着青黑色的城墙，谢榛产生怯意。见了王爷，应该怎么应对呢？谈诗歌，自然不用害怕，主要是礼数，如何才能做到得体呢？于是，他便问信使，听说王爷性格随和，是这样吗？

信使似乎看出了谢榛的心思，便说，先生放心，与王爷交谈，哪怕说错什么，王爷也不会介意的。王爷看人，主要是看行动。

谢榛松了一口气。

马车穿过几条繁华的大街，来到王府门口。信使下车，让谢榛稍等，便往大门里走，走了十几步，迎头遇见一位书办。

书办说，王爷吩咐我迎接谢先生，让把谢先生送到王府买的宅子里，先让谢先生安顿下来，休息几天，再安排时间拜见。

谢榛早已下车。信使介绍书办与谢榛认识。然后，书办说，走吧，我带你们去。

三人大步而行，马车在后面跟着，走了不到一里路便到了。宅子并不临着大街，而是在一条胡同里面，离大街有20米的样子。从这一点上，谢榛看出王爷的良苦用心：结庐不临车马道。这样的房子安静。诗人有时候需要热闹，有时候需要安静。一动一静，才能成事。书办、信使领着谢榛，走近宅子大门。书办用钥匙打开铜锁，推开大门。三人走进院子。谢榛先是看到6间高大坚固的青砖房子，随后看到平整宽阔的院子。院子的地面，一部分铺着菱形青砖，一部分为翻开耙平的白地。书办指着白地对谢榛说，先生写诗累了，可以种种菜、养养花。陶渊明“采

菊东篱下”，先生采菊幽院中，一样的雅趣。

谢榛说，王爷对我，真的是恩同再造。

书办说，你看看这大院子，写诗之前踱踱步，脑子就会亮起来。

谢榛心里满是感激。

书办打开各个房间的铜锁，陪着谢榛进去观看。里面的家具，已是应有尽有。6间房子，卧室、书房、灶房，安置得井井有条。谢榛在书房里，看到贴着东边墙壁摆放着2个书柜，里面摆满了书籍。谢榛凑近细看，虽然大部分书已读过，但版本不如书柜里的名贵。书案很大，所用木头比较结实，但谢榛不知道这木头的名字。一张椅子，有扶手、有靠背，谢榛坐上去体验了一下，十分舒服。

没多大会儿，谢榛家的行李已被搬进了新家。不多的被子、褥子放在高而大的床上，很不协调。极少的东西放在灶房里，空荡荡的。谢榛妻子，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，喜悦得很。3个孩子也新奇得很，摸摸这里，碰碰那里，高声尖叫着。

书办与信使相视一笑。书办对谢榛说，王爷安排我宴请你们全家。明天，王爷派人给你们送来一年的银两。说着，把钥匙递到谢榛手里。

谢榛心里的感激，浓烈如衡水白干。自己一介草民，又瞎了一只眼，只因会写几首诗，就被王爷这样看重，这是何等的殊荣。以后，自己又应该如何报答王爷呢？他的心里，一时又沉重了。

书办说，走吧。说完，便招呼谢榛的3个孩子出门。

谢榛把钥匙交给妻子。两个人锁好房门，锁好大门，尾随众人而去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（诗歌除外）。
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